

前言后记

#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神话体系

——《江南聊斋》后记

□谢志强

我曾在一家刊物当过小说编辑。有一年，每一期都要刊一部长篇小说。我会针对性地提出修改方案。有一次，我对一位文友说：假如，你创作出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同时，还要交出一份读书报告，而不是创作谈，你会怎样？

我有个窥视欲：从作家的人生经历和阅读背景琢磨其小说创作。当今的作家，有多大的“能量”，就能走多远。阅读是一个考量的重要标准。关键是读什么，怎么读。其实，创作有着谱系，即来路或影响。有些作家的阅读，走进来，出不来，落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式的困境。马尔克斯爱读福克纳，却说：我恨福克纳。由爱生恨是因为福克纳一度笼罩着他，后来，他“走出来”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但他的马扎多，多多少少有福克纳约克纳帕塌法的影子。

如果从素材的来源给作家分类，那么，就可能大致分为两类作家：一是由生活到书的作家。例如，海明威、契科夫、帕慕克、鲁尔福。这类作家甚众，将自己的经历转化为小说。二是由书到书的作家。例如，尤瑟纳尔（法国）、莱姆（波兰）、图尔尼埃（法国）、博尔赫斯、芥川龙之介。这类作家从前人的书中提取素材，形成互文性。当然，更多作家将两者融合，将生活和书籍中的素材转化为小说。例如，卡尔维诺，以及获2018年诺奖的波兰作家奥尔

加·托卡尔丘克。

我曾写过《博尔赫斯〈双梦记〉的来源》，探寻博氏小说创作的秘密：双梦现象，如何从书籍中提取和处理素材。还想写卡尔维诺小说的神话元素的来源和表达，将卡尔维诺搜集的《意大利童话》和创作的《祖先三部曲》进行比较。还想写福克纳小说“神话元素”怎么提升了他的小说。我只是想而没动笔。

几年里，我持续地搜集各地的民间故事传说，乐此不疲，还建立了一个专柜。现在流行的说法：讲中国故事。我认为既然要讲中国故事，就必须了解传统资源。而民间传说是一个强大的文学原生传统。马尔克斯将拉丁美洲的“民间神话”融入小说，生成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爆炸”。莫言将家乡的聊斋式的神话自然妥帖地安放在小说里。韩少功、阎连科的小说灵活地运用神话元素。汪曾祺也以“聊斋新义”系列重述《聊斋志异》。鲁迅的《故事新编》则是这种做法的中国“先驱”。

博尔赫斯说：每位诗人都有自己的神话体系。他还说：作家的神话体系本来就是随着时代更迭不断演变进化的。当博尔赫斯说建立神话体系时，他列举了诗人，也列举了小说家，比如卡夫卡等。可见，他所指的“诗人”，其实是指的诗性。好的小说家都有诗性。我看卡夫卡的小说，就有一套诗性的“神话体系”。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

学备忘录》里预言小说未来可能的走向、趋势。其中，一种为“利用库存资源”。库存，即为传统。最为丰富的是过去的神话（民间故事传说）。那是千言万语相传的民间资源，其本身就体现了生命的能量。近些年，一个显著的标志是，许多中外作家，采取重述神话的方式，直接利用或转换这个“库存资源”，更多的作家将“神话元素”置于当代小说之中。例如村上春树的有心有意的“利用”。

我倾心数十年的搜集，也尝试着“利用库存资源”（之前利用过古代日本、罗马、波斯、印度的资源）。这个江南聊斋笔记体小小说系列是仅在“神话”之河中舀一瓢“活水”而已。选出的这些篇什，均为浙东——再缩小一下地域，为宁波“神话”。江南聊斋笔记体小小说因其中魔幻、荒诞的色彩，透出了顽童般的淘气，含有对人对世的态度。可我在乎的是人物、细节所散发出的淘气。每个作家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孩——天真、纯朴而淘气的小孩，那么，小说就有趣了。到了这个年纪，写或读小说，我很在意小说要有趣味有情感或有人物。生活中，我也喜欢与有趣的人交往。我庆幸活到这个份上，还残留孩子气。我尽可能不让陌生人看出来，但在小说中我暴露出来了。作家会分身，将自己的影子投放在每个人物身上，由此返老还童，不失为一种活法，也是一种玩法。

书评

# 豆棚瓜架下的故事

——《见鬼》读后感

□无端

虽说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其实，历来中国儒家的知识分子，都蛮喜欢写一些神魔妖怪、精灵鬼狐类的故事，如《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夷坚志》、《子不语》……后来清代学者王渔洋写了一首评价《聊斋志异》的短诗，我觉得用来形容此类志怪小说，也极合适：“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而《有鬼》一书，就是本记载“鬼故事”的趣味之作。

该书作者在积累了丰富的民俗、历史、方志知识后，为我们开启了一个作为人间镜像的鬼域世界。然而那个世界似乎并不可怕，反而充满了生动、具象的“世态人情”，并透露出隐藏其后的民族心理、历史思潮和人文脉络。全书共分“鬼的日常”、“鬼的社会”、“鬼的政治世界”、“人鬼之间”四部分，讲述了很多富含警世、导善意味的故事。如作者提到：鬼世界任命官吏注重德行，却不重文化。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姓符的市民，被岳山府君录用为“某司祭酒”。我们知道，古代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高校校长。此人自认是个文盲，觉得

难以当此重任。谁料他的前任却劝导他道：没关系的，我刚来时也是目不识丁，干着干着也就都会了。该故事记录在了《坚瓠秘集》中，篇名即为“东岳祭酒”。还有不少负责索命的冥吏，由于看不懂繁体字和俗体字，常拘错人。有的冥吏甚至连符篆和文字也辨不清，更是闹出不少笑话。可见，德行重要，文化也很重要，哪怕是在另一个世界。

郭沫若先生曾赞《聊斋志异》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鉴于此话流传极广，所以现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阴曹地府都像蒲松龄笔下的《席方平》那样，相当黑暗腐败。但《见鬼》中写道，尽管那个世界也存在着贪暴行为，却也并非全无法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某个冥吏抓错了人，就受到了“重打二十”的惩戒。然而当受害人再度严厉抗议“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你们怎么这么糊涂”时，冥官也有说辞：“夫天行不能无岁差，况鬼神乎？误而即觉，是为聪明，觉而不回护，是谓正直，汝何足以知之。”这话多少有些文过饰非的意思，但道理和民间俗语中

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也算是异曲同工了。

《见鬼》还直言：人类那些不靠谱的毛病，神仙鬼怪们也有。《稽神录》中记录了一个“江西村妮”的故事。说某乡村老太被雷劈伤了手臂后，空中传来惊呼：“糟糕，劈错了。”随即便落下了一瓶膏药，连带说明：此药外敷。雷神随身都带上膏药了，说明他的业务准头可真不怎么样。《五杂俎》也有载：唐朝时，某条触犯了天规的飞龙躲在了代州一棵大槐树中，负责追逃的雷公却在执行公务时，不小心将自己狠狠地卡在了树杈里。幸而当时名臣狄仁杰正在代州为官，知此情况后，立即命当地木工将那大树锯开，这才放出雷公。我们看到，这则逸闻中的雷公，是个非常人格化的神，可惜他的行为，并不比凡人高明多少。

《见鬼》的作者对古人林林总总的鬼怪记录进行了细致采集，然后再拼合成一幅完整的版图。最精妙处，是他貌似写鬼，却字字句句通人情，辨人心，识人性，把一个光怪陆离的幽冥界解释得缤纷多彩，跌宕古今。

书市扫描



《秦俑两千年》

作者：[英] 爱德华·伯曼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5月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秦史，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谜团，以及秦俑的近期考古发现和研究动向。作者旁征博引众多研究成果，加上书中有许多此前未公开的考古照片，使本书成为近年来有代表性的兵马俑研究的参考之作。



《城市自然故事·北京：在胡同》

作者：刘凡凡 余明伟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本书从家里到胡同、到市场、到城市绿化带的角度，讲述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常见动植物的知识及其自然“故事”。书中还有锻炼动手能力的小操作，比如：如何制作昆虫标本、人工鸟巢等。



《生命之数：用数学解释生命的存在》

作者：[英] 伊恩·斯图尔特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在这本书中，伊恩·斯图尔特教授以其独特的视角回顾了生物学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每一次生物学变革中数学所扮演的角色，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数学在人类探索自然界奥妙的旅程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却鲜为人知的的作用。

励开刚 文